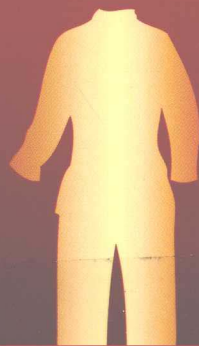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Invisible Man

隐身人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赵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Invisible Man

隐身人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赵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人/(英)威尔斯(Wells,H.G.)著;赵敏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8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29-7

I.隐… II.①威…②赵… III.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74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隐 身 人

作 者 (英)威尔斯

译 者 赵敏

责任编辑 其木格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29-7/I·2185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隐 身 人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6
第 五 章	22
第 六 章	24
第 七 章	28
第 八 章	36
第 九 章	37
第 十 章	43
第十一章	45
第十二章	49
第十三章	54
第十四章	56
第十五章	62
第十六章	64
第十七章	68

第 十 八 章	75
第 十 九 章	79
第 二 十 章	85
第二十一章	94
第二十二章	98
第二十三章	103
第二十四章	112
第二十五章	116
第二十六章	119
第二十七章	123
第二十八章	131
尾 声	137

当代乌托邦

卷一	140
第 一 章	140
第 二 章	150
第 三 章	156
第 四 章	167
第 五 章	174
第 六 章	191
第 七 章	212
第 八 章	225
卷二	242
第 一 章	242

第 二 章	250
第 三 章	268
第 四 章	288
卷三	295
第 一 章	295
第 二 章	300
第 三 章	321
第 四 章	330

隐身人

第一章

一个陌生人由灌木林车站冒着风雪走来，时值二月初的某个冬日，寒风刺骨，大雪漫漫，正赶上英国东南部丘陵草原地带这一年最后一次降雪天气。此刻他戴着很厚的手套，手拎一只很小的黑色旅行箱。他从上到下包裹得十分严实，软毡帽的帽檐遮住了他的整个脸，只露着一个光滑的鼻头；雪花飞落在他的肩头和胸前，他那沉重的小皮箱上面也因此落了一层白色的雪花。他冻得半死，摇摇晃晃地进入这家大车店，用力撂下皮箱。“起火，”他大声喊道，“劳驾！快给我开间带火炉的房！”他在酒吧中跺跺脚，抖掉落在身上的雪花，随后跟在霍尔太太后面去旅店客厅谈价钱。了解了这些情况，另外扔到桌上两个金英镑，于是便在这家小旅店里住下来了。

霍尔太太燃起壁炉中的火，把客人一个人丢在那儿，接着亲自去给他做饭。冬季居然有人来爱萍村歇宿，这大概是从来没有过的好运气，况且来者也是个无意讲价的客人，她决定要当得住这份鸿运。咸猪肉已放在锅里，她那手脚不快的帮工米莉，在她几句经过高明选择的嘲弄话的刺激下，行动也略微快了点儿。此时，霍尔太太便拿着桌布、盘子与玻璃杯到了旅店的客厅里，开始忙着铺餐桌。虽然壁炉中的火已经烧得特别旺，使她感到奇怪的是，客人仍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脸背着她站在那儿，静静地注视着窗子外面院子里纷纷飘落的雪花。他那戴着手套的手放在背后，好像陷入了沉思。她看到落在他肩上的雪已化成水珠，正滴在她的地毯上。“先生，让我拿走你的帽子与外套行吗？”她说道，“我要在厨房中将它们烘干。”

“不必了。”他说道，并没回过身。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听清了他的答复，刚想再问一问。

他从肩膀扭头望着她。“我不喜欢脱大衣摘帽子，”他强调道。她留意到他戴着一副很大的蓝眼镜，连眼镜腿也装着镜片，浓密的胡须拖在外套领子外面，遮住了他的整个面部。

“行啊，先生，”她说道，“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房间很快就会暖和起来。”

他并没答话，又将脸扭过去，霍尔太太认为自己的友好交谈不是时候，于是赶紧把餐桌上其它必要的东西摆好，接着飞快地走出屋子。她又一次回来的时候，陌生人依旧站着，就像一尊石雕像；他弯着腰，领子竖着，正在滴水的帽檐向下垂着，将他的面部与耳朵都遮住了。她有意使劲儿把咸肉与鸡蛋放下，几乎是冲他大声叫道：“午饭好了，先生。”

“多谢你。”他回答说，在她关好门之前一动未动。接着他回过身，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表情朝餐桌走去。

她从酒吧后边朝厨房走去，这时候她听见一种有节奏的重复的声音：啾啾、啾啾、啾啾，这是汤匙在盆子中快速搅拌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丫头！”她说，“看！我几乎都要忘了。磨蹭了这么长时间，只有她才能干出来！”接着她亲手拌好这份芥末酱，一边讲了几句话，狠狠地责怪米莉太慢了：她已把火腿鸡蛋煎好，餐桌摆好了，一切事情也都做好了，这时候，米莉（只是个帮工！）居然连芥末酱都没调好。客人是新来的，并且准备住在这里！讲完这些话，她将芥末酱装到钵子中去，然后郑重地把钵子放到一个黑色镶金的茶盘上，端到客厅中去。

她叩了一下门便轻盈地走了进去。客人听到声音慌忙挪动，使她在一瞥间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消失在餐桌后边。他仿佛正从地上拾某个物件。她啪一声把芥末钵放到餐桌上，这时候她留意到他的大衣和帽子已脱掉，放在壁炉前边的椅子上面。一双潮湿的靴子靠近壁炉的钢围栏，很有让这围栏生锈的危险。她毫不犹豫地朝这些东西走去。“我想现在能将这些东西拿走烘干

了吧？”她说道，那语气是不容别人分辩的。

“不要碰帽子。”客人用一种沉闷的嗓音说，她回过身，只见他已抬起眼睛，正在盯着她。

她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他，很长时间惊讶得讲不出话来。

他手里拿着一块白布——这是他自己的餐巾——用它遮住了面颊的下半部，以至于见不到嘴和下颏，这便是他声调沉闷的缘故。可是霍尔太太惊诧的却不是这个。她惊诧的是，他蓝眼镜上方的前额和两只耳朵都包着白绷带，除了那个粉红色的尖鼻头之外，整个脸部都裹了起来。鼻头是鲜嫩粉红色的，而且很光滑，像她开始看到的时候一样。他穿着一件深棕色天鹅绒夹克，脖子里有一条亚麻布衬里的黑高领。浓密的黑发由头部绷带交叉的地方和绷带下钻出来，形成奇怪的辫状物和角状物，把他弄成人们可以想见的最奇怪的模样。他的脑袋用绷带缠成这样，实在是她没有想到的，所以她愣在了那儿，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还举着餐巾没有放下来，这时候她看到他拿着餐巾的手戴着褐色的手套，又看到他用那副莫名其妙、神秘莫测的眼镜看着她。“不要碰那帽子。”他说道，声音含糊不清地由那块白布下传了出来。

她从刚才受到的震惊中恢复了镇静。她把帽子重新放到壁炉近旁的椅子上。“我先前不知道，先生，”她开口说，“那么——”她没有再往下说，觉得很尴尬。

“谢谢。”他冷淡地说道，目光由她身上移到门口，然后重新移到她身上。

“我会将它们烘干的，先生，很快就会弄好，”她说，随后将他的衣服拿出那个房间。她离开屋子时又瞧了瞧他那用绷带缠住的头 and 那副神秘莫测的眼镜；他依然用餐巾遮住脸。她带上背后的门，稍稍有些颤抖，面部的神情足以证明她是多么惊诧和困惑。“我从未遇到过这种人，”她轻声说，“哎呀！”她轻轻地朝厨房走去，进去以后，由于心事重重，居然无心询问米莉此刻在乱糟糟地干什么。

客人坐在那儿，聆听她渐渐远去的走路声。他把餐巾拿开以前先带着询问的目光朝窗口看了看，随后接着吃饭。他吃了一口，疑心地望着窗口，又吃一口；接着站起身，手持餐巾来到窗前，放下百叶窗，一直放到遮着窗玻璃下半截的薄纱窗帘的上面。这么一来，房间内便非常昏暗了。他神情变得愉快了，回到桌子前面接着吃饭。

“这个不幸的人肯定碰上什么意外事故，或者刚动过手术，还是其它的什么事情，”霍尔太太说道，“这么多绷带，简直把我吓了一大跳！”

她加了一点儿煤，把晒衣服的架子打开，将客人的大衣放在上边晾着。“还有那眼镜！哎唷，他的头看起来简直像个潜水盔而不像个人样儿！”她将他的围巾挂到晒衣架的一个角上，“他始终用手绢捂住嘴，隔着手绢说话！……也许他的嘴部也受了伤——也许是的。”

她猛地转过身，看上去就像突然想到什么事情的样子。“唉呦，我的天啊！”她说道，忽然变了话题，“米莉，你还没将那些土豆烧好么？”

霍尔太太走过去收拾陌生人的餐桌，她针对他的嘴在意外的事件中受伤或者破相的猜想得到了证实，因为他正在抽烟斗，当她在屋里时，他始终没有把那块包在下半张脸上的丝巾拿开，将烟斗插在口中。这不是健忘，因为她看到他瞧了一眼那烟丝烧完时缭绕的烟雾。他坐在屋角里，背对窗帘，自言自语起来；他这时候已酒足饭饱，浑身很暖和，非常舒适，他讲的话便不似刚才那样简单与冷漠了。火光照到他的大镜片上，呈现一片红色，增添了以前所没有的生气。

“我有几样行李，”他说道，“在灌木林车站，”他问她如何才能将行李取来。她回答时，他彬彬有礼地低下那颗满是绷带的头表示感谢。“明天！”他说道，“难道没有更快一点儿的传递办法了吗？”她回答说：“没有。”他好像十分沮丧。“她能不能确定是这样的？就没有去车站的双轮马车吗？”

霍尔太太非常高兴回答他的问题，因此谈话开始了。“那儿的道儿非常陡峭，先生，”她回答他关于双轮马车的问题，接着趁机说道，“一年多前有辆四轮马车就在那儿翻了。有一位绅士死了，马车夫也死了。先生，意外事

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是吗？”

然而客人的话并没有轻易被她引出来。“是的。”他说，声音是由围巾下传出来的，一边从他那神秘莫测的镜片后静静地瞧着她。

“但是，往后得用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养好，先生，对吗？我的外甥汤姆不久前被镰刀割破了手，在干草地里一下碰到镰刀上，我的天啊！他的手整整打了三个月绷带，先生。你简直不会相信，事后我一看到镰刀心里就发毛，先生。”

“我当然能理解。”客人说道。

“他吓坏了，有一段日子，怕他得去动手术——他伤得很重，先生。”

客人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一声狗吠般的笑，好像被他在口中扼死了。“他真这样么？”他说道。

“就是，先生。此事对他们、还有对像我这样需要护理他的人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就像我——我姐姐那时候正忙于照看她的小孩。许多绷带需要缠和解，先生。因此，如果我能大胆讲一句的话，先生——”

“给我拿几根火柴行么？”客人唐突地说，“我的烟斗灭了。”

霍尔太太的话头被骤然打断了。对他讲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却这样做，简直太不懂礼貌了。她气愤地盯着他，转念想到了他先前付过两金镑。因此她去拿火柴。

“谢了。”她拿来火柴时，他简短地说，然后对她不予理睬，眼睛又朝窗外看去。可以看出，他对手术绷带这种话题很敏感。她最终没有“大胆讲出”什么来。不过他的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把她激怒了，因此米莉在那天下午大吃苦头。

客人四点前没有离开过客厅，没有给别人丝毫打搅他的理由。在这段时间内，他几乎坐在那儿没动：仿佛是坐在那愈来愈深沉的暮色里，在壁炉近前吸着烟，或许是在打盹儿。

有那么一两次好奇的聆听者也许听见他搅动壁炉的煤炭。还能听见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走了大约有五分钟光景。他似乎在喃喃自语。然后，扶手椅嘎吱响了一下，他重新坐了下来。

第二章

下午四点，天已很暗了，霍尔太太刚想进去问客人是否要喝茶时，钟表匠泰狄·汉弗雷先生来到了酒吧。“哎唷，霍尔太太，”他说道，“对穿薄靴子的人而言，这种天气简直太糟糕了！”现在外边的雪下得更大了。

霍尔太太觉得这说法没错，然后留意到他带在身上的工具袋。“泰狄先生，你既然来了，”她说，“如果你能给我修理一下客厅里那只老钟该多好啊。那钟走是走，也能挺好地报时，不过时针一直指在六点上不动。”

她带他来到客厅门前，敲了一下门，进去了。

她推开房门，发现客人坐在壁炉旁边的扶手椅里，裹着绷带的头向一边歪着，似乎正在打盹儿。屋内惟一的光线就是壁炉通红的火光。在她眼中，一切东西都泛着红色，黯淡而又朦胧，她刚才在点酒吧的灯，所以这样的感觉更强烈，眼睛也有点儿花。不过在这一刹那间，好像她眼前的这个人长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巨口，还张得使人难以置信，脸的下半部分都被这张嘴吞吃了。这是瞬间的感觉；裹着白色绷带的头、奇怪地睁大的眼睛，以及这些东西下边张着的大嘴。然后他动了动，从椅子上蓦地站起来，举起手。她将门敞开，使屋里亮一些，她再看他的时候比先前清楚了，他用围巾蒙着脸，就像她刚才看到他用餐巾蒙着脸的样子一样。她想，方才也许是阴影使她产生了错觉。

“让这人进来修修钟，你不会反对吧，先生？”她说，方才一时神志不清，这会儿恢复过来了。

“修钟?”他说道,睡意朦胧地望了一眼周围,用手捂住嘴讲话;然后,又清醒了一点儿,“请便。”

霍尔太太走开去拿灯,他站起身,伸了一下懒腰。这时候灯拿来了,泰狄·汉弗雷先生也走了进来,迎面碰到这个裹着绷带的人。泰狄说他那时候“大吃一惊”。

“下午好。”陌生人说道,一边盯着他。后来泰狄·汉弗雷先生说,他对那副黑色眼镜印象很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他的样子就像龙虾。”

“我希望,”汉弗雷先生说,“没有打搅你。”

“没事儿,”陌生人说,“但是我想,”他转身对着霍尔太太说,“这房间的确属于我,归我私人使用。”

“我相信,先生,”霍尔太太说,“你一定愿意这个钟——”

“当然了,”陌生人说,“当然;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愿意一个人呆着,不喜欢受人打搅。”

他回过身去,背对壁炉,双手反剪在后面。“还有,”他说,“钟修好之后,我觉得我应当马上有茶喝。不过钟修好之前不要拿茶来。”

霍尔太太刚打算走出房间——这次她没有说话,因为她不想在汉弗雷先生面前受到怠慢——她的客人问她是否问过他寄放在灌木林车站的行李的事情。她告诉他,已经对邮差说了,明天脚伕就会把行李运来。“真的不能再早一点儿了吗?”他问。

她表示肯定,说话的时候显得冷冰冰的。

“我应当说明一下,”他说,“方才我真的太冷,并且很累,因此没有讲清楚,我是一个通过实验进行研究的人。”

“没错,先生。”霍尔太太说,这话留给她深刻的印象。

“我的行李中有许多装置和器材。”

“确实都是一些很有用的东西,先生。”霍尔太太说。

“因此我当然急着要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当然了,先生。”

“我来爱萍村是想。”他说，带着几分谨慎的神情，“是……想得到安静。我工作的时候不希望被人打搅。除我的工作之外，一次意外事故——”

“我正是这样想的，”霍尔太太在心里说。

“——让我不得不过一定程度的隐居生活。我的眼睛——有时候疲劳而酸痛，因此我只能连续几个钟头把自己关在黑暗里——将我自己锁在屋里。有时——常常，当然并非现在。在这种时候，最轻的打扰，比如一个陌生人走进房间，对我而言，便是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烦心事儿……这些事情真应当得到你们的谅解。”

“当然，先生，”霍尔太太说，“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句——”

“我想，这就是我应该说的一切内容。”陌生人说，带着他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摆出的那种平静而不容反驳的下结论的神气。

霍尔太太把自己的问题和怜悯咽了下去，留待更合适的场合再说。听汉弗雷先生说，霍尔太太走出房间以后，他一直站在壁炉旁边，眼睛盯着他修理那座钟。汉弗雷先生修钟时离那盏灯很近，绿色的灯罩给他的两手、钟架和齿轮都罩上了一层夺目的光，而房间其它的地方则阴暗而模糊。当他抬头看的时候，眼中就荡漾着一些色块。因为他生来好奇，因此他拆散时钟的零件——完全不用这样做——这样能够早些时候离开，也许还能与这个陌生人聊一聊。可是这个陌生人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并且纹丝不动。他是那么安静——安静得让汉弗雷感到紧张。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呆在这间屋里，因此抬头一瞧，却只看到一片灰色和朦胧：裹着绷带的头和大大的深色眼镜片，一层绿色迷雾弥漫在镜片面前，还一直盯着看。汉弗雷认为，这神情简直太神秘了，所以他们二人相互毫无表情地对视足有一分钟。然后汉弗雷再次垂下头去。使人非常尴尬的场面！通常人们总要说点儿什么。对于每年的这个季节来讲，天气是够冷的；他是不是应当这么说呢？

他抬头向上看，仿佛想针对这个话题来大发议论一样。“这天气——”他开口说道。

“为什么你干完了不快点儿离开呢？”僵立的身子说，听得出他在努力憋

住一肚子的怒火，“你需要做的整个工作不就是将时针安到它的轴上嘛。你完全是在装模作样——”

“你说得没错，先生——再要一分钟就行了。我没有注意——”于是汉弗雷先生干完活儿就走了。

可是他离开的时候心中极其恼火。“该死！”汉弗雷先生自言自语道，冒着一直飘落的雪花在村子中吃力地走着，“有时人们不得不修理一下钟，当然这样。”

随后他又说：“难道人家就不能看你一眼吗？——丑八怪！”

很快他又说：“大概是不准人家看的。要是警方在追捕你，你不外乎也就这样严实地将自己裹起来、用绷带缠起来而已。”

在戈里森街的拐弯处，他碰见了霍尔，霍尔不久前刚和这位陌生人所在的大车店的女老板成了亲。碰到有人需要时，他便驾着爱萍村的车子去希德尔桥交界处，眼下霍尔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和他迎面遇到的。从霍尔赶车的样子便能看出：他很明显在希德尔桥那儿逗留过一阵儿。“哎，泰狄，怎么样？”他经过的时候说。

“你家来了一个奇怪的家伙！”泰狄说。

霍尔非常友善地停下马车。“你说什么？”他问。

“一个模样奇怪的客人寄宿在你的大车店了，”泰狄说，“天啊！”

于是他向霍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他妻子的怪客。“看上去好像乔装打扮过的，对吗？如果我留人在我那儿住宿，我一定要看一下他真正的样子，”汉弗雷说，“但妇女非常轻信——碰上陌生人她们便会轻信。他已经占据你几间屋子，可是他连姓名都没有说呢，霍尔。”

“不会吧。”霍尔说，他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人。

“是这样的，”泰狄说道，“房租按周计算。不论他是谁，不到一周，你是无法撵走他的。明天他还有很多行李要运到，他是这样说的。希望行李中不是一些石头才好，霍尔。”

他告诉霍尔，他在黑斯廷斯有一位姑妈，有一回怎样上了一个带着空箱子的陌生人的当。一句话，他讲得霍尔心中半信半疑。“向前跑，老姑娘，”

霍尔喊着他的马说，“我想我一定要查看一下这件事。”

泰狄吃力地继续赶路，心中却轻松了。

但是，霍尔回到家里不仅没有“查看一下这件事”，倒被他的妻子狠狠地骂了一顿，因为他在希德尔桥耽搁的时间太长。而他亲切的询问只换来了不耐烦的回答，并且还是不着边际、前言不搭后语。可是，虽然有这些令他沮丧的话，泰狄在霍尔心中撒下的猜疑的种子还是生长了。“你们女人什么都不知道，”霍尔先生说，他决定尽快抓住时机搞清楚客人的来历。陌生人大概在九点三十分上床睡觉，在此之后霍尔先生挑衅地进入客厅，瞪着他妻子的家俱，这只是想表明陌生人不是那里的主人；他又稍带轻视地认真看了看陌生人留下的一张纸，上边写着数学计算式。上床睡觉时，他命令霍尔太太：第二天行李运到以后，必须仔细地察看一下。

“管管你自个儿的事情吧，霍尔，”霍尔太太说道，“我管我自己的事。”

她恨不得大骂霍尔几句，因为这位陌生人很明显是陌生人里面那类怪人，她自己心中对这类人也真是没什么把握。夜里她在梦里看见很大的白脑袋，就像萝卜一样，脑袋一头的脖颈长得没有尽头，脑袋上长着很大的黑眼珠子，这些脑袋追逐着她。她由梦里惊醒，可她是有理智的妇人，勉强压制恐惧，翻了一个身，接着又睡了过去。

第三章

二月九日，正是解冻季节开始的时候，这个古怪之人便这样由无限的太空落进了爱萍村。次日，他的行李通过残雪消融的道路送来了——这些行李太引人注目了。那里面有两只箱子，是的，讲理的人都会有这种箱子，不过